

创意台湾

许志杰专栏



许志杰, 大学历史系毕业, 媒体从业者, 出版作品多种。

铁道文化之八

又见洋旗

在台湾坐火车, 我又看到了久违的洋旗, 许许多多关于洋旗的记忆也被翻腾出来。洋旗在我们这里早已消失多年, 但对于我们这些与铁道生活在一起的铁路人而言, 洋旗既是一道永不消失的风景, 也是一份刻在心坎无法放弃的牵挂。

铁路是舶来品, 随之而来的就是与“洋”字有关的物品名称, 其中洋旗最有特点, 就是今天的铁路信号灯。我有点拿不准的是, 这个“洋旗”是不是“扬起”的变名? 因为, “洋旗”或者“扬起”在下达信号指令时, 是用长条旗子表示的。没有信号指令的时候, 旗子是平行的; 要是两条旗子同时下斜45度, 表示火车就要开过来了, 在本站不停; 如果上面的旗子下斜45度, 下面的旗子依然平行不动, 就是通知火车司机在本站一股道停车。还有一个旗子平时看不见, 它垂直于信杆一侧, 要是来的列车在本站停车, 而且进岔道, 那么这个旗子就会翘起至45度。同时, 上面两个旗子也要下达停车的指令。洋旗就是这样扬起来、落下, 或者落下、扬起来。是不是作为名词可以叫“洋旗”, 也可以作为动词叫做“扬起”?

这样的表述有点复杂。我个人推断, 洋旗的名字最初不是指这个“扬起”的, 而是指车站工作人员手中那个一红一绿的小旗子。在高高



竖起的洋旗没有使用之前, 火车行驶的信号是靠人工晃动手中的小旗子发出的。这样的小旗子今天还在火车站和列车上使用, 其形式和功能基本没变。那会儿就被称为洋旗。当新的信号在铁路旁竖起之后, 人们习惯性地将其叫做洋旗。直到今天, 我家乡的一些老人还把路口的红绿灯也叫作洋旗, 可见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如此赘述有点不太忍心, 但洋旗就是这样简单却无法以简单的语言说清楚的经典之作。

在铁路边留下一杆洋旗并不难, 不占耕地, 无需看管, 却给人一个充实的世界、完整的记忆。

其实, 这里说的只是洋旗的基本用途, 而真正操作起来, 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那就十分复杂了。首先是控制系统, 让洋旗发出不同的信号指令, 靠什么操作? 靠的就是几根铁条生拉硬扯。具体的操作人就是车站扳道房里的值班员, 他的工作名称叫做扳道员。三根铁条从扳道房一直拉到一百多米开外的洋旗上, 分别控制三道长条旗子, 需要哪条旗子发出信号指令, 扳道员就在扳道房扳下手动控制系统。

白天, 火车司机可以从远处看见洋旗发出的信号, 晚上漆黑一片怎么办? 就要给洋旗挂上洋油(煤油)灯, 那微弱的灯光会根据洋旗的上下下变换颜色, 或者红的, 或者绿的。早先的火车速度很慢, 货车时速不会超过30公里, 旅客列车时速也就是50公里, 火车司机完全有时间根据洋旗给予的指令做出判断。而且, 那时候雾霾天极少, 如果不是刮风下雨, 应是晴空万里, 一览无余的。

洋油灯, 是由扳道员提着攀上洋旗的竖杆挂上去的。每到傍晚, 我们就会看到扳道员提着灯, 从扳道房出发到洋旗那里挂灯。而这时候, 大人们就会说, 挂灯了, 我们该回家吃饭了。那洋旗, 不仅是火车司机前行的指路明灯, 也引导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最怕的是遇上恶劣天

气, 刮大风或下大雨大雪, 洋油灯就可能被吹灭, 甚至被大风刮下来。这时候, 扳道员就要亲自充当洋旗, 拿着手电筒和手中的小洋旗, 站在铁路边摇晃, 直到火车安全通过。记得有一天夜里突然刮大风, 洋旗上的洋油灯被刮灭, 正好一列火车开来, 司机见信号灯灭了, 就使劲鸣汽笛。不知为什么, 扳道员就是没有听见。可那刺破长夜的汽笛, 却惊醒了村里的百姓, 他们纷纷跑到铁路旁, 有的去通知扳道员, 有的去查看铁道安全。此时此刻, 铁路已经与村里的百姓不分你我, 百姓就像爱护自己的庄稼一样去爱护铁路、爱护火车。

天长日久, 村里人的心里也有了像洋旗那样准确的时间表, 到了几点, 如果洋旗还没落下来, 就知道火车晚点了, 他们就会去车站询问火车为什么晚点。那分牵挂, 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其实, 虽然他们一辈子就住在铁路边, 数着一列列火车东去西往, 听着悠悠汽笛长鸣, 有的人却一次火车也没坐过。

洋旗与飞驰的列车擦肩而过, 坐在火车上都来不及多看一眼, 它已经消失在远方。在铁路边留下一杆洋旗并不难, 不占耕地, 无需看管, 却给人一个充实的世界、完整的记忆。有人说, 文化是在不经意间创造的, 没有痕迹。那才是一种自然的美。

心理红楼

吴克成专栏



吴克成,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栏作家。在十几家报刊开有音乐、绘画、摄影、心理专栏若干。著有《迷声——西方流行音乐50家》。

相煎何太急

职场中人大约都被一种暗器伤过, 这暗器的名字就叫“同事的利爪”。伤势轻重根据出手的速度狠度分成不同级别, 有的鲜血淋漓, 有的只抓破一点皮。这种伤有个特点: 难以痊愈。即使是皮外伤, 想要恢复如初, 不留疤痕也很不容易。

当然, 也有不施暗器的, 直接拍腰跳脚面对面地开骂。好莱坞影星贝蒂·戴维斯和琼·克劳馥就是这样一对冤家, 两人争角色、争情人、争谁收养的孤儿漂亮……战争再激烈也有鸣锣收兵的时候, 可这两位持久战至死未休: 1977年琼·克劳馥离世, 贝蒂·戴维斯依旧伸着利爪不依不饶, 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咬牙切齿道: “如果她在天堂, 那我宁愿不去。”看来这两位争斗, 必要由尘世迁延到阴间。

兄弟本应情同手足, 但弄不好也会形同陌路, 像贝蒂·戴维斯和琼·克劳馥这样生出刻骨仇恨的其实不在少数。《红楼梦》里也有典型的一对: 贾环和贾宝玉。两人都是贾政亲生, 但贾环对哥哥恨之入骨。金钏投井, 贾环挑唆贾政致宝玉挨打

之类的小打小闹略去不提, 单拣一个最恶毒的例子: 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姊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里, 贾环“素日原恨宝玉, 如今又见他光彩耀目, 心下越发按不下这口毒气。虽不敢明言, 却每每暗中算计, 只是不得下手, 今见相离甚近, 便要用热油烫瞎他的眼睛。因而故意装作失手, 把那一盏油汪汪的蜡灯向宝玉脸上只一推。只听宝玉‘哎哟’了一声, 满屋里众人都吓了一跳, 连忙将地下的戳灯挪过来……只见宝玉满脸满头都是油”。

贾环实在不该把仇恨发泄在宝玉身上。

小孩子的气质禀赋都不相同, 在成长过程中, 有的发展得快些, 有的发展得慢些, 不可能齐步走。大人往往对发展快的——比如学习好、漂亮、活泼——孩子更感兴趣, 面对他们时, 不会流露出更多的喜爱。人是很敏感的动物, 即使是小孩子。儿童时期的任何沮丧, 几乎都是因为觉得别人受到偏爱而产生的。周围的人如果没有技巧来避免表现出偏心, 发展较好的孩子会给其他孩

宣泄嫉恨的方式在与时俱进: 面对面地叫骂和推翻灯油已是出土文物, 现在最先进的的方法是下毒。

子蒙上阴影, 让他们感到自卑。他们会嫉妒他, 并怀疑自己的能力, 他们与别人合作、融洽相处的能力也会因此受挫, 难以很好地发展起来。

贾环是贾政的妾所生, 先天不足。贾母、王夫人、王熙凤……贾府里一长串子的人都不喜欢他。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里, 贾母给王熙凤送红稻米粥, 给宝玉送笋和凤腌果子狸, 给贾兰送一碗肉……没送贾环一点东西。第二十四回《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里, 宝玉和贾环去给贾赦请安, 那夫人跟贾宝玉同坐在坐褥上, 那夫人百般摩挲抚弄他, 贾环只坐在椅子上。那夫人支走贾环他们, 只留宝玉吃饭, 还有好玩的东西让他带回去玩。如此等等, 不可胜数。

所以, 贾环对宝玉的嫉恨, 其实是由大人們的偏心造成的, 跟宝玉实在没有什么关系。

宣泄嫉恨的方式在与时俱进: 面对面地叫骂和推翻灯油已是出土文物, 现在最先进的方法是下毒。朱令的案子已过去十九年, 罪犯据说

已不可考, 有关部门声称自己已使出浑身解数。可见偶尔客串的罪犯本领超过了衙门里用纳税人的钱养肥了的科班出身的警察。好在复旦大学生往水桶里下毒毒杀舍友的林某被抓住了手腕子, 足以证明宣泄嫉恨的方式真的在进化。

从心理学的角度预测, 只要学校里还是以分数的形式把学生分成二三四名, 只要单位里还是以考核的名义将员工分成一二三四等, 只要不正常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诸如此类的案子不但不能绝迹, 反而会越来越多。

我们应该谴责那个毒杀舍友的罪犯吧, 也应反思林某们嫉恨别人、无法跟别人融洽相处、动不动就用极端方式处理事情的原因。如果非要追根溯源, 我你他说不定都做过罪案的推手——有些恶果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正大光明地种出来的。

从孩子上幼儿园的那天起, 就请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他们, 不管他们出身高低。人人都尽力去端平一碗水, 我们才会拥有一个风平浪静的世界, 不必再像现在这样, 打开报纸, 动不动就会有极端的案例让人跌破眼镜。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韩松落, 西北人, 居河北, 写专栏, 做小说, 看电影, 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 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

谪仙记

影评人柏邦妮说: “电影不是发生在银幕上的那一切, 银幕和观众之间发生了什么, 那才是电影。”以这个标准来打量赵薇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似乎正好。这部电影, 不是胜在电影本身, 而是胜在和观众的联系。

电影是由辛夷坞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在人物命运上, 有许多重大改动, 但最大的改动, 是对原著时代背景的迁移, 将原本发生在2000年前后的故事, 挪到了上世纪90年代, 并且刻意用服装、道具、场景、声音进行强调。女生宿舍里的《阮玲玉》海报、联欢晚会上的《红日》、游戏机、BP机、电台热线节目, 乃至剧中人的发型、衣衫鞋帽, 都在撩拨怀旧情绪。为了实现这种撩拨, 赵薇在场景、道具上的要求非常严苛, 在电影中露面的那种罐装啤酒, 内地已经无缘得见, 剧组干脆专程去香港购买。

时代背景为什么这么重要? 大概因为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大学生受时代影响最大, 也最明显。他们从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 转向一个务实的、商业的、喧闹的、充满变动的时代, 而且, 是首当其冲第一拨。他们摸着石头过的, 不是爱情这条河, 而是时代这条河。

我也恰恰在这个风头上进了大学, 入校的时候, 正赶上行将毕业的师兄师姐们刚参加完毕业实习回来, 他们告诉我们, 他们教学生唱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与学生们分别时全都哭成泪人。我们听得一片茫然。我们的师母看不上我们这一拨人, 屡次提起比我们大三四那一拨人的事, 谁成了著名诗人, 谁进了中央台, 还有, 当年学校要砍伐文科楼前的两列老槐树, 学生自发组织护树队日夜守卫, 等等。那时, 恰逢我们班有人为争班长职位打到头

《致青春》里的年轻人, 就这样接受了双重的谪贬, 不但被青春本身谪贬, 也被他们所在的时代谪贬。



破血流, 师母温柔地指责: “你看看你们这代人。”

从郑微到朱小北, 他们的选择因此惆怅难言, 从适应新时代到适应爱情, 都没人教他们。他们在前一个时代的冰雪心肝和未来世界的巨测之间, 做出各种选择, 慢慢走上不

归路, 在那条名叫“No Return”的河流里沉浮。

但《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里的怀旧, 也不专是针对特定时代的, 郑微、陈孝正、朱小北们经历的, 是年轻人在任何时代都会遇到的事——年轻人都是谪仙, 都得经历“逐出伊甸园”的痛苦。不过, 他们的特别之处是, 离开青春乐园的同时, 外面的世界也已经变了, 他们得不到任何佑护。《致青春》里的年轻人, 就这样接受了双重的谪贬, 不但被青春本身谪贬, 也被他们所在的时代谪贬。

这双重的放逐之苦, 也是70后、80后感触最深的, 也正是这种共同感受让这一拨人走进电影院, 成为《致青春》的观众主体。大家感同身受, 有笑有泪, 心甘情愿地用两个多小时, 去和银幕光影, 和往日时光, 发生点什么。